



在外流浪三十多年,就像游走在河流里的小舟,到一定时候都要泊港修整,小修常常有,大修在年末。我每年最迟年三十到家吃年夜饭,一大家子同吃年夜饭。

早些年,一进腊月二十,爸妈总打电话催问,哪一天回家过年,早点家来啊。几乎天天问,天天催。爸妈每催问一次,仿佛给时间打了一个结,时间走得更慢。我则是廿四夜之后,就睡不着觉,恨不得插翅飞到爸妈身边。其实,这三十多年,我走的地方不少,但离家总也不超过几十里上百里而已,至于这样吗,个中原因,我也想不明白。

这些年,爸妈不再打电话问了催了,兴许两位老人知道,到时候,船儿会进港,鸟儿必回巢。去年年三十,惯例打破了,我们一个小家是在医院里度过的。不急,不是坏事,是大好事。

女儿腊月十八生养。医生说,最早年初二才能出院。

不过,我是有准备的,因为女儿的预产期就是年前年后。所以,腊月廿五,我就将春节需要的食品送给爸妈了,还向爸妈打了招呼,说女儿可能在年前生养,年三十可能回不来。妈妈说,姑娘生养是大事,不家来就不家来,你兄弟家来呢。

女儿生养后,身体状况不错,小孩也健康。大年三十也是可以回家与爸妈共度除夕的。偏偏,年三十是小家伙的“洗三”。依传统习俗,“洗三”是小孩出生后,第一个重要仪式,按理还得请上亲友。年三十大家都忙着过年,亲友是不便通知的,作为外公外婆怎能缺席呢。

大年三十的年夜饭,与亲家两家,当然还包括出生仅三天的外孙女,在病房里吃的。拉开折椅作餐桌,不喝酒,也没有丰盛的菜肴,简简单单,内心里很喜庆,哪有比家庭添了丁口更令人快乐的事呢。

很晚回家,看了一会儿“春晚”,怎么也看不下去。心里想着爸妈,想着曾经几十年与爸妈一起在老家度过的年三十,想着妈妈亲手烧的家乡的土菜。更放心不下的是,进入腊月,妈妈身体不是很好,三天两头,不是这儿不舒服,就是那儿不痛快。我每次回家看望,村里的老人都劝

在中国,儿女满堂,妻贤子孝,家庭幸福,事业有成,生活富裕等等,如果拥有这些,都可以讲这个人有福气。

我所处的年龄阶段还没有资格谈福气。有时,我觉得自己挺有“福气”的,我所指的“福气”可理解为“幸运”。跟我相熟的朋友,都觉得我有点傻,也许正应了那句话“傻人有傻福”。

中国生活成本上升,医疗保健开销大,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花销更大,根本没底。所以说,父母身体健康就是小辈的福气。

每年,父亲都带母亲去南京做全身检查,做好身体的保健疾病预防工作。他们年近八十,精气神不错,没什么大病,虽然母亲不时有点小病小痛,但无大碍。我忙于生计,如果父母身体不好,我分身无术,既无时间又无精力去照顾他们。幸亏他们身体状况不错,帮我省去不少事。

父母经济基础稳健,他们的经济储备足够养老以及所有的医疗开销,这也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。香港生活成本高,我独自抚养女儿已不易,如果又要赡养父母,经济负担增大,我会更吃力。幸亏父母有老本经济条件好,帮我省钱又省心,很感恩。

作为母亲,我是挺幸运挺有福气的。中国家长的焦虑部分来自子女的教育,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。内地的家长,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,风里来雨里去接送小孩上学放学。有的为了孩子就近上学,还要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。为了提高学习成绩,他们在周末假期忙着陪同孩子赶往各种补习班以及各个培训中心。有的家长还要与老师拉关系套近乎,以期子女得到额外的关照。

香港的教育体制与内地不同,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,学习任务不重课外活动多,女儿学习既轻松又开心。女儿的老师职业操守好又有爱心,他们不但关心她的学习,更关心她的身心健康。音乐老师见女儿不开心,主动找她谈心,并联系学校社工,让她跟女儿沟通解开心结。视觉艺术老师经常做糕点带到学校给女儿吃。女儿睡得晚有黑眼圈,任课老师发现后,建议她早睡早起注意休息。校长有时也会跟女儿聊聊天,问她适不适应香港的学习生活。老师对女儿的关心爱护,帮我省事又使我能安心工作,我从心里感激他们。

女儿跨区上学,路程有点远,要过城门隧道还要转车,大约一小时左右。每天早上,女儿要走二百多级台阶去山下坐小巴。这一年多,我从未管接送,女儿都是一个人去学校,即便夏秋两季台风暴雨较多的季节,她也如此。女儿能力强又独立,很少让我这个懒妈妈烦神。有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是我的福气。

一心挂两头

□ 姚正安

我,你妈妈九十五岁了,哪能像年轻人那样自在呢。是啊,爸妈都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,有点病痛,似也正常。

正想着,窗外仿佛传来小孩奶声奶气的哭声,用心听,哭声消失了。我奇怪,左右四邻家没有如此之小的小孩呀。一看时间,才凌晨两点。强迫自己睡下,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梦乡,乱七八糟地不知想些什么。稀里糊涂地拖到六点,起床,洗漱,直奔医院。

打开病房门一看,女儿睡着,外孙女也平静地睡着。心才踏实下来。

大年初一,就在医院里呆着。或在过道上漫不经心地晃着,或到病房里看看,什么忙也帮不上,什么事也做不了。没有了往年大年初一的热闹与喧嚣,但多了一份安详,多了一份温馨,也多了一份牵挂。我无数次想象着爸妈大年初一如何接受晚辈的拜年,如何接待村上的舞龙队,如何与家人谈论着我那出生不久的外孙女。

大年初二,在医院里呆了一上午,实在呆不下去了,草草吃了午饭,驱车回老家看望爸妈。

一到家,爸爸坐在躺椅上,若有所思。妈妈呢?家人告诉我,妈妈身体不爽快,还在床上。我走到床边,妈妈披衣倚着。我叫一声,妈妈,妈妈立即来了精神,直起身,说,小伙,你家来啦。迪茹(女儿的名字)跟她姑娘的身体可好啊。我回答,好哩。

爸爸过年九十四岁了,身体一直不错,妈妈的日常生活几乎是爸爸料理。妈妈长爸爸两岁,真是一岁年纪一岁事,妈妈的身体远不如爸爸,但也无大疾。

坐在爸妈身边,自己的年龄立马小下来,全身也放松下来,真像倦飞的鸟儿回巢一样。这样过了一夜,又觉得不自在,耳边时不时响起小外孙女的哭声。初三吃了午饭,又往回赶。临行前,爸爸笑眯眯地说,等天气暖和点儿,我叫个车子,跟你妈妈到高邮看看细小的。

我说,好啊。其实,我是不赞成爸妈来的。毫耄老人哪经得起百里的颠簸。

车子直达医院。一路小跑奔病房而去。女儿和她的女儿睡得正香。

我的“傻福”

□ 周卫芳

我很幸运,遇到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,他们陪我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期。在我人生低谷时,我的朋友一直陪伴照顾我,他们夫妻俩帮我做了一年多的饭。有时朋友上中班,她先生负责做饭。

冬天我下班回家,朋友已煮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等我。夏天天热时,她会准备一盘西瓜让我消暑。培训中心忙的时候,朋友让她先生骑电动车把晚饭送到学校。那段时间,如若没有他们夫妻的照顾,我都不知道如何捱过去。

我傻冒的性格让我结识不少良师诤友。有一次爬山遇到一位德国女教授,跟她谈及我写的研究报告,她主动提出帮我修改。两天后,她给我发来近900字的伊妹儿,针对文章结构以及内容上的错误,逐一提出修改意见,并教授我如何写学术性的研究报告。即便大学的专业教授,也未必如此细心,何况我们仅有一面之缘。

《周巷记事》第三篇写完之后,我把文章上传到公众号,那个星期很多人转载我的文章,文章点击率飙升读者数量激增,转载我文章的大部分是周巷的乡里乡亲,他们对我文章早期的宣传推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他们未必认识我,都认识我父亲,知道我是“开小店金城家的老巴子”。父亲心肠热爱帮人名声好,作为他的女儿,我跟着沾光。

我初中毕业离开老周巷,在那儿生活的时间不长。一些曾在周巷工作的叔叔们,他们在周巷工作时,也许我还没出生,有的根本不认识我,知道我是“金城家的老巴子”后,给我很多帮助与提携。徐继华叔叔时常转载我的文章,帮我宣传推广,并给了我很多宝贵意见。陈庚林叔叔很关心我,同乡会成立当天,他特地打电话到深圳,让杨文喜常委转达他的问候。黄玉钦、徐传银叔叔经常发微信关心我。承蒙这些叔叔的关照,我很感恩,也感谢父亲早年帮我搭建的人脉平台。

现在都市生活节奏快,压力大,好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,有的人甚至焦虑失眠。我心态好看得开,很少失眠。生活出现问题,我也许会担心流泪,但这种负面情绪最多维持两个小时左右,更不会对负面情绪过夜。我经常一觉睡到天光。睡眠质量好,人的心情跟着好,有时见到明媚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钻进来,洒在床上,我睡醒躺在床上会不自觉地笑起来。

我睡得好,又常爬山锻炼,今年身体比往年好,一次感冒都没有,连困扰我多年的脚疼病都没有了。老妈常说,“吃得下睡得着就是福气!”我这个“老八代”提前明了这句话的好处。

人到中年,父母身体健康,女儿乖巧伶俐,有几个愿意听我胡言乱语的朋友,有一帮支持我的读者,日子还不错。我算是“傻人有傻福”。

随着人们口袋的充盈,这一二十年爆竹、烟花的燃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我家小区附近,不乏渔民和菜农,每逢婚丧嫁娶,生日满月、开业上梁,总能听到震耳欲聋的鞭炮。有时候,深更半夜,居然也有好事者鸣放,“嘭”地几声,让人梦中惊醒,久久不能入睡。到了春节,那是一年的高潮,小年、除夕、大年初一、初五接财神、上灯、元宵节,据说这一时段的燃放量占全年的一半还多。特别是新年钟声敲响前后,那真是炮声鼎沸,铺天盖地,持续不断,一夜无眠。包饺子(南方人吃年夜饭)、放鞭炮、看春晚成了全国人民春节的三件大事。喜庆是喜庆了,然乐极则生悲,炸伤自己眼睛、手指、皮肤者有之;伤及他人,引发火灾者有之。每到这时,报纸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充斥了负面报道:某市清运烟花爆竹垃圾多少多少卡车;火警多少多少次;烧伤炸伤者多少多少人;引发民事刑事案件多少多少起……

有朋友说她怕深深的爱,所以不去想,不去做,可深深的爱是什么呢?

深深的爱就是:如果有花飘零,我会想起你;如果有叶落下,我会想起你;如果有风乍起,我会想起你……

独处时你是天上俯视我的那片云;暗夜你就在远处高楼最亮的那扇窗里;你是窗外悄然盛开的花儿;你是漫步林中飘摇而下亲吻肩头的那片黄叶;疲惫时想你安然入睡,你是梦中最近最好的那一段风景;清晨醒来时,你是檐下欢呼跳跃的小鸟。

每当有最好的事总是想着先告诉你,电话里叽叽喳喳说个没完,其实只是想隔着那么远的时空也可以拥抱下;可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无声的电话,那是我又想你了,没有言语,只为拨通心底那根弦。思念是不知不觉的泉涌,是轻敲一句“在吗?”想着不发出去,呆呆看着却又让它飞到了屏幕那端。

有一种牵挂是不知不觉的习惯,有一种人是不遇不知、一遇恍然的顿悟,欢乐从心底溢出。心,想离得越远越好;脚,却走得越来越远。于是给自己万

开始关注鸟窝,是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。

那时候,我的肚子也是一个窝,蜜蜂还在窝里。胎动已经非常明显了。我笨得像头熊,行动不便,把靠背放得尽量靠后,我半躺着,看路边飞驰后退的树。树上,深灰色的鸟窝,在苍茫的空中,连绵不断。

几年过去了,关注鸟窝,似乎成了我的习惯。人才公寓后面路上的那个鸟窝,我早上出门晚上回家,都是一定会看看的。

校园菁华楼下,一树红梅迎来了春风摇曳的日子。我除了看梅,还看鸟窝。关注那鸟窝,在开学。走过梅树下,就那么不经意一抬头,遇见了鸟窝。从此,有意经过并抬头,成了我的日课。

我并不知道那窝里住着怎样的鸟夫妇和鸟宝宝,就像我们并不知道透过窗口的灯火里有怎样的生活。不过,把窝安在繁花当中的鸟儿,想来,也是真的翱翔天空,见识高远且诗意盎然了吧。

我看见鸟窝便觉心里柔软的原因,自己思忖,大约因为,开始关注它时,有个小生命与我有了链接,我是她永远的窝。二来,尽管山远水远,我却一直行进在回老家的路上。再者,但凡心里或身体觉得累了,我妈就从老家来陪我了。我妈老了,头发白得大半了,穿着藏青

烟火花

□ 薛丰

没有刻意标贴的花语
更没有长年累月的生命
若即若离中完成一个个告白
与夜幕结伴
落地生欢
倾其所能为星光虹影唱几曲

绚烂至极 归于平淡

炮竹随想

□ 贾怀景

烟花爆竹生产、运输、储存企业发生爆炸,死伤、财产损失的事故报道屡屡见诸报端,至于给环境造成的污染和人体健康造成的隐形伤害,则很难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述。

这些年,放与禁之争一直没有停息,总的趋势,禁派渐占上风,禁放的城市越来越多,但多是中心城市和省会。我原想,到高邮这样的县级市至少还得几年吧。谁知,说来就来了,先是扬州,后是高邮,宣传力度还挺大。来就来吧,它是利国利民的好事,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,何乐而不为?我是禁放的支持者,自己不堪其扰,也不忍扰了别人,已经十多年不燃放了。据我了解,周边的人群,对市府禁放的通告,赞成者居多,无奈者有之,反感者寥寥。放有放的理由,禁有禁的益处,两者相权,禁放的好处多,燃放带来喜庆,禁放带来安静。安静中更安详,还照样有喜庆和欢乐,何拒之有?

深深的爱

□ 寒蝉

般的理由,其实就是为了相遇,为了一次偶然的邂逅之后的一次次处处心积虑的际遇。有些东西不是追求就能有的,有些东西不是等候就能来的。有些东西等不来;有些东西守而不候;还有一些人和事,来自于偶然。偶然的回眸,偶然的投影。不论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还是无知无觉的走入,恍惚间就会造就永恒,仿佛千万年里星座与星座的碰撞,留下的除了那刻的灿烂还有不灭的痕迹。

我说的如果是深深的爱,如果有深深的爱!

当多年以后疲惫和倦怠爬上我们的容颜,当我们不再拥有梦想的时候,当我处心不让你见到我憔悴的面容和斑驳的鸡皮时,有过暗夜里肆意流溢的思念,有过灿若星辰的记忆,有过万物萌发的欣喜,这,都像清晨初升的太阳一样慢慢地慢慢地满满地满满地填满你的胸膛。

所以一切可以抑制的爱,都不能说是深深的爱。爱是一种流淌,一种哪空哪填、缺哪溢哪的满足!

那样的……传奇,你有吗?

一树繁花一鸟窝

□ 刘艳萍

色棉袄的她,暮色苍茫中,站在露台等我下班的的身影,远望去,也像个影影绰绰的鸟窝了。

那些从小鸟窝,飞向大大世界的鸟儿,到后来,都会惦记当年的鸟窝,无一例外。

我昨天几次接近那鸟窝,左看看右看看,再转圈儿看看,又到楼上去看看,角度不对,看不到窝里的世界。我并不打算借了梯子去打扰鸟生。

前几日夜雨雨疏风骤,这鸟窝倒是结实。我坚信,鸟窝是天地间最朴素、最简陋、最结实、最诱人的建筑。鸟儿决定把窝建在哪儿,哪儿就是它熔铸生活的幸福、生活的憧憬的地方。那窝里,积蓄着力量,哺育着未来,甚至说创造着生命的世界都不为过。

三岁时,我家住的土房子塌了。巧的是,我和弟弟都在外面的凉床上。我妈在给下夜班的我爸做饭,看见墙倒屋塌,虽是孩子财产都没有损失,她还是流下了眼泪。我爸下班后,一砖一瓦,手工打造,房子不久就亮堂堂地起来了,住到现在,成了我屡屡念及的老屋。

当繁华飘落,绿叶上岗,时光流逝,鸟窝终将寂寞如一间空屋,不过,就算最终风雨剥蚀了干草枯枝,我依然记得,这个春天,我在一树梅花里,遇见了最美的鸟窝。

太过执着的挽留
反而会滋生火药味
甚至变质 焦糊
以惊鸿一瞥的方式
绝尘而去
悬念才有余地

片刻的绽放
刹那的芳华
用最炽热的身姿
从高空回望
缥缈的地平线上的黑影
迟迟不肯散场